

# 草绿窗前正看书

3月的第一天,风吹霾去,本地的白杨和榆树在空中暗自开花无声,但市中岸柳吐绿,迎春花黄则人见人爱。当天,我终于收到了上海寄来的《胡道静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七大卷。人夜喝透了茶,上好的大红袍喝了数遍,直喝出水味而开始读胡。我在地上铺了报纸,把书全都摊开,展卷摩挲这大套书。先看我最想看的《农史论集》与《学事杂忆》两本,看一代学术大家数十年辛苦考索、瓜分和茭白的文字,特别引人入胜。依次又翻那《科技史论》之卷,听他说自己和李约瑟的故事。道静先生不是居高临下的道学先生,著书作文并不刻板,他将口语化入文章里很可爱。例如,《李约瑟赠中国少年科学家的话》,说1984年李约瑟访华抵沪,《少年科学》杂志委托他老博士撰文,“老博士逗留时间很短,可是出于对中国少年的热情,二话不说,动笔就写。”后边八个字,大白话活灵活现。而《李约瑟博士的三个中国道号》说,取过“丹耀”和“十宿道人”之外,1981年,李约瑟在上海,又当众自题“耻冗子”。并解释说,“它的意思就是个“克服混乱的能人”。胡道静倒叙当年为求证“十宿道人”名号的本意而曾去剑桥拜,没料到,“剑桥来的回音叫我傻了眼。”除了李约瑟,他也说徐光启,并且考证出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竟然还是徐光启的第十二代亲戚。接着他就来了一句“真不赖”,借以形容自己无比欣慰的心情。“二话不说”,“傻了眼”和“真不赖”,这三句话的声音,不就是一种熟悉的北方老汉的举止言谈么?

之所以急着要看《胡道静文集》,除他本身的学术光芒外,于我还有一则故事。2010年早春,我在绍兴路上海人民出版社门市部购书的时候,特地问起过胡道静。但那位卖书人告诉我,胡小静也去世了,大套书尚不见动静。不

料,我叹《老辈的出书难》一文才发表不久,2011年年底,为纪念胡道静先生百年,这套洋洋大观的文集就出世了。大套书气象森严,却不乏可观之卷,可读之篇。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全宋笔记》,2012年初续出第五编十本,大工程绵延过半。前边我得到的一色是精装本,而这次送书人图简便,随手弄过来个简装本,我觉得不配套,贪着还要精装的。这样的大部头,谁知道何年才会再版?不几天获得精装本,其中第七分册,恰好在《石湖记行三录》,是范成大的《攬轶录》《骖鸾录》《吴船录》。按周振鹤的研究,明朝才有专门为为旅行而出游的职业旅行家,如徐霞客和王士性。而中古以前,远行人要么是当官或贬官之人,要么是信教求法之人,前者如太史公多随汉武帝出巡,或柳宗元在永州、柳州,苏东坡到黄州而惠州而儋州。后者,例如法显与玄奘西出阳关探险。范成大当过处州、静江府知府和四川制置使,也曾出使金国,他的三部游记,记其出使和赴任途中的见闻,一气读过,觉得比陆游之《入蜀记》,不输其纪事细密,而气魄和场面过之。有了这《石湖记行三录》,去年11月在上海看美国藏中国画展览,我又到上海古籍出版社门市部看书,一下子就发现并拿下了精装本《范石湖集》。他的诗,多岁时诗和田园诗,晚年隐居苏州东山临着太湖,并著有《梅谱》和《范村菊谱》,且为一代花木撰写的拓荒者。

上古还出版了朱维铮、李天纲撰写的《徐光启全集》。这是包括胡道静、梁家勉等老辈在内,几代学人未竟的事业。有意思的是,到2011年它面世以来,我在外面看到的这部全集都是豪华精装本,我则觉得买了不好拿。去年6月末,到家门口的郑州购书中心选书,发现此书到货,慌慌张张就取了一箱,等弄过别的一并

回来,在办公室里打开,竟然一摞贴实的平装本!这让我有些下气。而此时,把它与胡道静钩沉手辑徐光启的《甘薯疏》对照着看,其第八本,是《农政全书》第三卷下册,名著名校,竟然还是西北农学院石声汉老辈的点校本。而石声汉先生的《齐民要术》中华书局版精装本二册,前年12月,也在北京中华书局门市部“灿然书屋”里获得。上古旧年还出版过由郑振铎先生保存编辑的版画丛书,《救荒本草》明代嘉靖年太原本,为存世最早的本,版画从书收录其中。我是在网上访购的,三十年的旧书老纸,原大的版刻,除却躁气平添了文气,仿佛化身身为下真迹一等的妙品。料不到这简装的《徐光启全集》,其中录《救荒本草》和《野菜谱》,精心处理后上板再印,使明人的版画插图,别样玲珑出新。抚摸着这书,我甚至这么想,如果裁下其中的一叶,用茶水水浸一遍晾干,装个小镜片也很好玩。更有意味的是,去年我写了《香芋和王作宾二位的〈农政全书〉一百五十九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一文,一开篇就是考香芋的。我之前不知道香芋类似山药蛋,而这两位农学家,当年为释《农政全书》,也曾遍考香芋。文章说:“这一百五十九种栽培植物,首由作宾全部订出学名,曾提出水楸、香芋等等不知为何物。经树帜考虑后,即作如下的献疑……”不过,像启东人文章里介绍的香芋,他们在西北和我在河南一样,都没有见过。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于是他们就在花生和土豆里面兜圈子。虽然徐光启所处的明代后期,东南人已经多记香芋,最有名是王世世的《芋圃杂疏》,明明白白地说:“香芋、落花生生嘉定,落花生尤甘。”后来清人陈■子的《花镜》,说落花生又名香芋。这就把现代的农学家害苦了!到最后,可惜

两位大方家的结论,竟然这么说:“……由此可知,香芋与落花生实为一类,故其收种之时期与种植之方法亦相同。所谓香芋者,即落花生之大果品耳。”(《徐光启全集》第八卷,第1476-1477页)

唉!这样我用不着抱怨简装还是精装了,只求自己心不要乱,拿出胡道静先生当年五篇六本相连续的精神,把这几大套书全部读一遍。1960年代开初,他将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202册,静心阅读一过,钩沉出《四库全书》不少的遗漏。胡先生通读《永乐大典》影印本二百余册的事,记述在其《古籍整理研究·读影印本〈永乐大典〉记》里面。

读书和出书,书与人各有其命,也是要缘分和机遇的。且不说《徐光启全集》和《胡道静文集》出版不易。同样是古农学家和植物学家,老一代的石声汉、梁家勉、辛树帜,包括蔡希陶和俞德浚的书,很长一段时间后,新版或再版都很难得。而且,80年代的诸家本子,集中在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纸本粗劣,第一版开印,不少都是一千册上下。陈稼的《茶业通史》,1984年出版后评价很高,可是,直到2008年,他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是其弟子当了大学校长,拨出专门的资助经费才获重版。老辈岂止独没有安静做学问的条件?

躺下了睡不着,又想起来金性尧说胡道静。其文史小品《伸脚录》里有《地留一土》是赞胡道静的,说胡道静一辈子坐冷板凳搞学问,注古农书,却和孔子一样,也不认识田间的杂草与野菜,为此,当年在干校颇受人讥。他为胡道静在“文革”中的遭遇叹不平,其实也是说自己,那篇文章最后一段如下:

否极而泰,历史召唤中国必须重振于大地。故人居然无恙,握手于疑梦里。投猪豕虎,豺虎不食,天留一命,地留一土。明年野菜开花,草长莺飞时节,颇望能与他往郊区一游,看看他对野菜野草的认识,有没有比从前进步些?

套用当下的网语,在这“桃红又是一年春”的时候,遥想两老辈在九寨沟上,又或者在互相调侃:“胡道静,——老友金性尧喊你出去看野菜哩!”

(摘自《文汇报》何频/文)

新潭湾,万宁市东澳镇新潭村的一个地理符号。

别看它在海南南海岸的版图上很难找到,也别看它在万宁市的岸线坐标上微若沙粒,但毕竟它如飘带抛出,沿海迤迤且清新内秀,在我的印象中总有那么一种美好的心理预期。

从出生在这里到开始记事起,我就知道新潭湾因新潭村而得名,新潭村因新潭湾而沾光。事实上,新潭湾和新潭村就像一张名片上的两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清末学人张怀山到此曾留下绝句一首:前田后海有一湾,东■西岭叫新潭。子民有幸踞福壤,耕海牧渔又农桑。

记得伯父健在时经常跟我讲起新潭湾的故事,而讲得最津津有味的是清代学人张怀山与新潭村的瓜葛。张怀山是福建莆田人,他学识渊博,学力深湛,尤其玄学造诣厚重,易经八卦通晓。一年深秋时节,张怀山从福建来到新潭村,准备乘舟楫前往对岸的大洲岛探寻金丝枣的栖息地,不巧风高浪急未能成行。留宿当晚,张怀山站在新潭湾的海岸上,时而凝眸对面的大洲岛,时而仰望头顶的风云星象,时而环顾眼前的村落民居且似有所思。次日起来,他让房东带他去见族长并殷殷吩咐,新潭村为“马地龙身”,建造房屋时最坐南朝北,大门择向宜东避西,这样会出读书人和仁义士。

不知是巧合还是应验,如今新潭村的民居居然都是“坐南朝北”取势,也都是“择东避西”开门。而是否出“读书人”和“仁义士”,这一评判也足以令人回味。远古以来,单说解放前,后便可见一斑。蔡岳森先生的家庭私塾,在万宁当地颇负盛名,求学者几乎踏破门槛。他以国学启蒙和诗文教化为主旨,培养出一批能诗善文工赋的童生,有的八岁就能握管写楷书,有的十岁就能吟诗作对露锋芒,有的解放后登上教坛成为“人师”。每每回忆蔡老先生家庭私塾,后人的评价总是同出一词: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延续了新潭村的读书风气。

在我的长辈中,新潭村的读书人非常特别。如,“一门二儒”的刘文汉、刘运锦父子被称为“嗜书症”,其读书境界达到静如处子,其考究意识达到条分缕析。父子两代共立一个座右铭:做事有心,做人有情,作文有思。这“三有”造就了他们父子俩的知识面很广博,家学渊源很深厚,直至读书做到字字问出处,句句辨衍生,典从何来而锱铢必较。再如,“读书狂人”卓冠亚,其求学求知达到痴迷并留下一串佳话。在那个没有电气的年代,在那个拉闸限电的岁月,煤油灯尽了用蜡烛,蜡烛尽了用手电筒,近乎“凿壁偷光”之勤勉。他自立“南庐”书斋,从小就给自己也给后辈灌输这样的读书和做人的励志哲理——人的成功有两点:一是开始,二是坚持。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卓煊彬发奋勤读,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另一位族亲侄儿卓鸿俊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更令人动容和钦敬的是,在他被病魔折磨弥留人世的最后几个月,还坚持读完《容斋随笔》《随园诗话》等国学经典,并有感而发占一首让我记录下来:随笔不随意,随园总关情。容斋是书剑,诗话启后人。他还遗嘱家族初中以上子弟都拿来读一读,品一品。

“新潭无落莫,读书有遗风。”我陡然想起当年蔡岳森先生执教家庭私塾时撰写的这副对联,现已不知不觉成为新潭村的“村训”。这一“村训”又折射出一种“新潭现象”,颇受外界称赞。一直以来,在新潭村已形成一种风气:初中以上子女都争着送往外地读书,让其离开父母温床去求学求知。在这里还有一种“时尚”:谁家发达富有村民们并不在乎,但谁家出了个顶尖读书人却十分羡慕并予以高看;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盘缠不够,学费不足,村民们捐我助你一定凑齐使其心宽。新潭村有近百人在外地工作、创业,自发成立一个捐资助学“联谊会”,每年对困难家庭子女高考升学发放助学金已成“靠山”。难怪就这么一个自然村,恢复高考以来就出了几个清华大学生,还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一批名校学子。

梦回新潭湾,记忆不过往。遥想抗战岁月,这里的学子几乎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爱国爱家的中坚力量。这与这里的私教、公学传播革命道理、点燃革命火种是分不开的。刘运典,这个解放后被评为革命“老屋主”的普通渔民,一次又一次为我党传递日伪情报,转移革命同志,掩护和救助伤员,演绎了“山不藏人人藏人”的抗日故事。有一天傍晚时分,日伪在新潭湾布下重兵准备围捕符志坚、林和平、杨汝佳等革命同志。在此危急关头,刘运典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渔民解开封锁线,趁着夜色朦胧偷偷用木船把他们送往对岸的大洲岛而逃过劫难。解放后分别担任万宁县委书记和县长的符志坚、林和平说,自己的这条命是新潭湾的群众救过来的;杨汝佳曾撰文回忆当年新潭湾的群众为他们渡海送饭、送药的动人故事并表示感激:“如果没有当地群众的支持、掩护,很多革命同志会在白色恐怖下牺牲。”这也是解放后新潭村被誉为革命老区的缘由。

如今的新潭湾怎么样?传统仍然保持,人文仍然坚守,从善仍然流传,尊师重教仍然传承。所变的是,发展意识涨了,创业致富动了,开放心态急了。以新潭湾命名的万宁市新潭湾滨海景观大道行将开工建设,这里显然又多了一张名片,多了一份荣耀,多了一份厚土。

能不梦回新潭湾? (摘自《海南日报》卓东荣/文)

## 低碳 style

周日休息,在家整理了一天衣柜。翻出好多衣服,有的只穿过几次,有的还没有上过身,但是款式已经过时,或者自己不喜欢了。

老公回来,看到我堆在床上的衣服,打趣我:“怎么,要开展销会?”我说整理出来送人的。老公睁大眼睛:“都是比较新的,怎么都要送人吗?”

我看看老公想笑——他肯定是担心我把这些送人了,就会马上又买很多新衣服回来的。

平时我爱逛街,心情好逛街,心情不好也逛街。逛街看到喜欢的衣服,总是要买回来,不然到家也会念念不忘的。老公从小家庭生活俭约,养成了节约的习惯,看到我总往回买衣服,自然觉得我浪费,虽然嘴上没有直接说。

我告诉老公:“别担心,我今年春节不买新衣服了,衣柜里还有一些我喜欢的,够穿就行了。”他说:“真的不买了吗?”我说:“不买了,我今年要过一个低碳春节,现在在北京都变成“雾都”了,PM<sub>2.5</sub>严

重超标,也许过不了几年,我们这里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要从自我开始为节能减排做点事情。

老公点头,接着我说:“连我老婆都懂PM<sub>2.5</sub>,看来环保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那咱们就一起低碳吧,我准备开春买车的计划,现在取消!”

他接着跟我商量过年的开支计划:除了给两家老人的礼物不能减免,其他的一切从简,我答应了,而且对老公说:“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将低碳进行到底。低碳,不仅是过一次春节,更重要的是每天在生活起居的各个细节都有低碳意识。”老公说:“不知借鸟叔的一个词——我们要‘低碳style’!”

低碳,不仅是给自己的衣柜减肥,减少生活垃圾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唤醒一种生活态度。古人可以“身无长物”,我们是否也可以做到呢?

——尽量吧。  
(摘自《文汇报》陈建平/文)

## “80后”的平凡生活

小时候,一天慢似一年;长大后,一年快似一天。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从前,读作家三毛的《岁月》,尤为喜欢其中的一句:“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如今,当我还沉浸在美好的岁月里兀自感慨,2012却已与我擦肩而过,又悄然远去。几许惆怅,漫过心底。转念一想,回首往昔,不过是为了珍藏那些难忘的记忆。于是,心下释然。

跨过30岁的门槛,我便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而生命,也似乎完成了一次新的涅■。经风沐雨,摸爬滚打,换来的是内心的宁静与透彻。直到此时,我才真正体会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确切含义。岁末年初,带着这样一种心境回望2012,是缅怀,也是铭记。因为,对我来说,2012承载了太多的欢欣与满足。工作变动后的忙碌,乔迁新居后的高兴,都掩饰不住我初为人父的感动和喜悦。是的,我在2012最大的收获,不是换了新工作,不是住了新房子,而是迎来了女儿的出世。至今记得,与她相见的那一刻,我喜极而泣。我深深知道,从此,世间又多了一个让我挂牵之、宠之恋之的女子。她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多了一个追求与拼搏的支点。我的人生,连同她的人生,也将由此开启新的一页。我们休戚相关,她因我而美丽,我因她而精彩。危言耸听的世界末日,终究挡不住生命的轮回。此刻,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打量2012,所有的情愫,皆源于女儿。她是上苍在2012年赐予我今生最好的礼物。

(摘自《中国青年报》陈劲松/文)

断断续续的,我听过你许多歌了,甚至,听你的歌已渐成一种习惯。你向来重情感,自己愿意唱,更喜欢亲自创作。有时,我们疏离了歌曲,你就会多少显得有些失落。我们那台老式黑色双卡收录机里,累积了多少缠绵与浪漫?我想,喜欢古董的人,喜欢怀旧的人,定是喜欢古典的传统美。

今夜,我又隐没天下,打开那台收录机,那是真正的声音啊,音符缀满黑照黑的机体,在时空荡漾,“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赵咏华演绎的《最浪漫的事》如梦似幻。你在安顿好儿子的睡眠后,悄然来到我身边,托起我的长发,轻轻和着旋律,在复地向我诉说“最浪漫的事”:你知道吗?拥有一份真爱那可是神仙的境界啊!遇到你,就是我一生的宝。被握在你手里的手只感到温暖。你说我不会过马路,你减少会在

谁是个能到医院看你三次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医院住了几周,据我的观察:

到医院探望他一次的人,部分出于情面,或敌或友,只要迟早还会相见,总得去看一次略表心意;

到医院去探望他两次的,可能是更关心他的人,或是情商很高,因为去过两次才算有所不同;

到医院探望他三次及以上的,真是少之又少,他们也许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能到医院看你三次的人,有七八个吗?有四个就已经很幸运了。

人生中什么最重要?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大多数人都会回答“健康”,可我们经常从清晨醒来的第一秒开始,就在做与健康背道而驰的事:不吃早饭、缺乏锻炼、应酬宿醉……可是

那只与我相处了近五年的绵羊要被牵到二十里之外的集镇上卖掉,父亲表达这层意思的时候正好站在树叶婆娑的老槐树下。阳光带着尖利的呼啸穿透窗棂打在方桌上我摊开的作业本里,那枝用秃了的铅笔突然无缘无故地被折为两截。

下半场,听到即将被卖消息的绵羊与神情沮丧的我慢腾腾地走在乡间幽僻的小路上。路旁的沟渠中清澈的水流像以往所有无风无雨的日子一样静静地流淌,水草前摆动着,一如我无着无落的心绪。绵羊低头啃着稚嫩的青草,似乎对快要到来的分离毫不在意。

绵羊是五年前父亲从集镇上牵回来的,个头不高,但那双眼睛却清澈得见底。看到她的那一刻,我的心揪起了无数的波澜。没过多久,我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牧羊人。放学的钟声敲响,沿着一条狭长的胡同,我飞奔回到早已等候在树边的绵羊身边,解下拴在槐树上的缰绳,还她身心的自由。然后,出家门,越胡同,朝着一里外的沟渠走去。沟渠里水波荡漾,游鱼唼喋,蛙鸣阵阵;渠旁树影斑驳,绿草如茵。那里,是绵羊和我的梦想所在。

绵羊与我相距始终一米左右,要么在前面,要么是后面。我拿着本翻开书页的小说,心里盘算着每一个温暖的日子。乡间的小路,总是令人充满着无数的遐想,青春的绿意张扬着季节的渴望。那只绵羊沿着沟渠的脊梁一路吃过去,芨芨草,苦苦菜,稻稗子,水葱……沟渠的对岸,西村的小女孩带着她的那只活蹦乱跳的山羊正迎着风东张西望。

绵羊在春天鼓着劲儿疯长,她汲取着大地的乳汁,穿越炎热的夏季,就一头撞进让人瑟缩的秋冬。为了心中的安适,我悄悄搬进靠近羊圈的小屋。无数个夜晚,静谧的夜空中星星吟唱着诗般的梦幻曲,带着醉意张望着沉睡的大地。我支起耳朵,听绵羊轻轻的呼吸,感知着她的怦怦心跳……

岁月在指间流淌,那只长高了的小聪明的绵羊眼睛忽然就生出黑眼圈,远远望去,倒像极了熊猫。我心里忐忑不安起来,向父亲询问,也得不到让人信服的答案。接下来的事情,却似乎验证出这是不好的征兆。春秋时节,绵羊在桥旁吃草时一不留神滚落进沟渠,渠水虽不深,却让她饱尝到无数痛苦,除喝

## 让我们一起变老

马路上拉着我的手前行,每遇十字路口或横过人行道,你必定是抓紧我的手,用身体挡住迎面的一团。忘不了在朝阳街丁字路口你目送我的深情。那次,你我有些事要在那儿分手。你执意要看我独自躲过车流穿过马路。回首的那一刻,你倚车而立,向我挥手。我感受到了你的呼吸。

那时,单位离家有段距离,你总是要为我做好午饭,装满饭盒,我一定是挎着印有你手温的布袋出门。忙毕编务,坐在院中长廊松口气,日光很暖,心里很热。

我曾经多么喜爱《最浪漫的事》的主旋律,是你教会了我唱这首歌。你说:“你永远是我手心里的宝。”总觉得,习学理工科的你缺乏浪漫,一首歌,表达了你的内心,你的浪漫也随着《最浪漫的事》展现。

朋友们常常惊叹于“什么话题可

## 提升生命的本性

你所能掌握的世界大小与你的健康程度直接相关,疾病带给人的,不仅是身体的伤痛和经济的负担,更是那种对一切的失控感和生活轨迹的突然转变。保有健康,不需要花费太多;挽救健康,代价却是高昂的。

我也有更多感情与你分享,比如,我认为要“保持身体的协调性,努力提高人性”。作为一个日常锻炼可以跑1万米的女性,我本来还挺自豪,可是在美国的同事里,两位中年男教授和两位年轻女医生都参加过波士顿马拉松(42.195公里),美国人对锻炼的热忱程度其实一直有目共睹。我国的女性

较少谈论男性的线条,因为那看似肤浅和不实用,我们更愿意谈论他的房子、车子 and 成功,而忽略了那是以腹围的增长和健康的损耗为代价的。我想说的是,尽可能地保持你身体的协调性,这包括注意你的饮食与运动,亲近自然。不要忘记,千万年以前,我们曾在丛林中奔跑,协调性原是生命的本性。

我还想说,要不断提升你的人性,这包括在行为方式上与生活抉择时的理性,更包括面对弱小与别人的伤痛,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怀有的感念与慈悲。

(摘自《生之愉悦》许琳/文)

# 岁月是疲倦的落叶

许多冰凉的渠水外,她的左后腿也严重受伤。好长一段时间,只要有空闲,我就去割草,然后抱回来放在羊的身边。看着绵羊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仿佛的内心生出些许安慰。

眼见的绵羊一天天好转,父亲的脸上也漾满了笑意。谁也不会料到,灾难会再次降临。全家人因事外出,离绵羊不远的一盆黄豆让她几乎吃光。回来后,我们全都傻了。被撑得奄奄一息的绵羊泪眼婆娑地望着我,痛苦如滚滚大潮漫过我的心头。我与她一同流泪,一同悲伤,一同……假若可能,也许会一同死亡。临睡时,父亲安慰着我,与母亲商量,如若绵羊真的撑不过去,就只好卖给村东的李家,他们是屠户家。

一夜无眠,只为等一个伤心的结果。但奇迹终于发生,那只经历了痛苦和磨难的小绵羊度过劫难,冲过鬼门关,在晨光曦微中,晃悠悠晃晃地从羊圈里走出。那天早晨的阳光格外温暖,我把狂跳的心儿全交付给了一缕又一缕从我身边飘过的清风。

劫波已过,绵羊开始珍惜与我相处的日子。经常,她静静地望着我,就像一对永远也

拆不散的老朋友。那个时节,我已经读完了好多本残缺不全的书册,青春的记忆让我生出无数的感念和思虑,但我不知道那些忧伤和不安来自哪儿。从那只驯顺的绵羊眼中,我读透了春天的雨丝,夏日的清凉,秋天的风儿,冬日的残雪。成熟,像极了村东桑林上缀满的紫色桑葚,浸透我的内心,酸美而甘甜。

绵羊随着我们拮据的生活走了一年又一年,当走到艰难得实在走不动时,也许,她就有了命运的抉择。父亲已多次表示要把与我生死相依的绵羊卖掉,看看已成定局,我也无能为力。夜深人静,我坐在绵羊身旁的小板凳上,抚摸着她的下巴,痛苦的眼泪流溢在我的心头。往往在这时,她抬起头来,在幽暗中,用舌头舔舐着我的掌心。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流泪……

打问清楚我的这只绵羊的买主是二十里之外的人家,而且那户人家也不是屠户,我终于松了口气。绵羊是在一个傍晚被牵走的,牵她的是位比我小三三两岁的小姑娘,有些聪明伶俐;她的父亲像是一个老农人。

绵羊驯驯地靠在我的身边,陌生地打量着这个令她似懂非懂的世界。细绳从我的掌心转到那位小姑娘的手上,就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内心出奇的空虚起来,我咬紧嘴唇,一言不发,站在斜阳里面,任秋风吹落无数的泪水,滴满进心的海洋……

(摘自《新华副刊》孙守名/文)

# 梦回新潭湾